群書考索卷二十九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刋行
縣丞管 韶 校正

○官制門

歷代官制

總序

三代之道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成故先君臣庶民皆人也人不能以自治故必推其能順天地以治人者戴之而謂之君君不能以獨治故必擇其能代天工以共治者任之而謂之臣君臣之間兩盡其職則民得其所矣古今天下有是民則有是相生養之事有是事則必有是相維持之職非古無而今獨有之也惟職當於事則知所以為民職浮於事則徒知所以自為而已少皞以五氏司民時五鳩鳩民事五工正以利民九農正以扈民皆為民也堯命羲和以授民時舜命九官十

二牧以主民事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家設官以為民極皆順天地代天工者也以一卑而統百官而理萬民所謂本也以萬民而養百官以百官而奉一君所謂本立而末自舉也今昔建官上必量材而授下亦自量而受則知所本矣不知所本而君臣重於自奉輕於為民是豈天地之心哉故失無是事而立是職無是實而有是名者皆非也官苟可以理民則與其煩也寧簡職苟可以集事則與其華也寧因必攷已事之驗不為鑿空之談則古今官制名實之是非煩簡因革之當否其如指諸掌矣

職官表志

太上龍雲鳥火之號至春秋時剡子猶能識之則知文籍既主官制未嘗無表志為書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因唐虞而倍其數第第相承必有品式若表志然所患文獻不足以證之耳周典一書此又表志之大者非周公創為之也乃損益帝王之制而備之耳曰百官倍曰三百六十紀其制也曰萬國咸寧曰亦克用乂曰以為民極此其意也班

固漢表必先叙其所因以明簡易次述其增益由武帝之後以終於新
武莫古無補而吏民不安以見光武中興節約之意有足法者范曄志
東漢百官止存光武之制而其後之所因革損益漫不及焉晉隋唐志
但紀官名之變復而煩簡是非之實又無所揆別非惟後世官制不如
漢初之簡易而史之志百官也亦失班氏紀述之體矣是安能究古者
建官之本意哉

歷代官制因革

周典六官其來尚矣唐虞水土事殷故伯禹以司空居冢宰之任垂益
以工虞分司空之職是時兵刑雖設民用不犯於是司馬司寇皐陶兼
掌之而有餘禮樂教化務所當先於是司徒宗伯契夷夔分典而不足
棄后稷龍納言十有二牧食哉惟時凡以為民也三代相承率由斯道
秦人不師古始輕變官制未害也特罷侯置守尊君抑臣燔燒詩書以
愚黔首其意唯知自奉而不知有臣民也雖然周之官制非至秦而始
變也蘇秦為國相許歷為國尉孫臏仕魏為將軍而須賈亦為魏中大

夫吳起守西河馮亭守上黨西門豹令鄴荀卿令蘭陵是則守令將相之名在戰國則已然特至秦而始定耳夫是制既定於秦而漢人復因秦舊自魏晉迄于隋唐又復因先漢之名而升降之如秦漢侍衛之士謂之侍郎而近世名從橐之尊秦漢出入禁闥謂之侍中而近世為三省之長秦漢僕射之職甚卑而近世以為宰相之任其升降輕重雖不同弟顧其所任之人與夫所以為民之意如何耳其或煩其制以病民後其名以尊已文貌有餘而精神不足氣血壅底而脉絡不貫者皆未免秦皇漢武之餘習也

歷代官名沿襲

人皆謂唐之官名因乎隋宋朝官名因乎唐曾不知公師保傅大尉將軍亦周漢已有之二漢百官表志有侍中備顧問有僕射中常侍黃門侍郎給事中等皆在禁中似今門下省也有尚書令又曰中書謁者令掌選置及奏下文書衆似今中書尚書省也有尚書僕射佐令奏下衆事似今左右僕射也有尚書六人分為六曹典天下集課事似今六部

尚書也內有三公尚書二人典三公文書有吏曹尚書典選舉似今吏部尚書也有常侍曹尚書掌公卿事有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及水火盜賊似今刑部兵部尚書也有民曹尚書典治功作又及監池苑囿似今工部戶部尚書也有客曹尚書似今禮部尚書也有左右丞掌錄文書似今尚書左右丞也每曹有侍郎六人似今六部侍郎也有尚書郎有尚書郎中似今六部郎中員外郎也不特此也光府之屬有御史大夫有御史中丞有治書御史有監察御史東宮之屬有庶子有詹事有舍人洗馬議郎九卿則有宗正司農太常光祿太僕衛尉鴻臚大理七監則有都水將作大匠等其餘如太史太祝太醫博士祭酒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諫議大夫凡此之類皆二漢之官名也唐豈特因隋宋朝豈特因唐也哉夫古今天下雖封建與郡縣不同而其民其事則同故其所以異者封建則事要而官簡郡縣則事煩而官冗也周之官簡矣復以三公兼冢宰以三孤列九卿則其制為益簡民胡得而不安秦漢以来官冗矣既有三公復有三師既有三省復有六曹既有九寺復有七監則其制為益冗民胡得而不病哉隋志云隋尚書八座六部之屬並如漢制又如梁武用宋齊舊制有尚書省置令僕六尚書有門下省置侍中給事侍郎有中書省置監令侍郎又有策書秘書省此見隋唐

官名皆因秦漢魏晋六朝之舊也

歷代改制不如省官

孔子欲正名於衛者正其父子君臣之名分也夫豈徒名之謂哉是故太古官名雲師火紀不必相同而況於唐虞三代乎欲正其名亦必考論其實而已秦更周制王莽更漢制煬帝更隋制皆未幾而亡武后元宗更唐制蔡確蔡京更宋制皆未幾而亂漢光武宋高宗不更舊制惟務省官皆身置中興之功目擊太平之效者何也盖君與臣為一心臣與民為一體設官分職凡以為民也徒更其名與制而不計其民之便與否是紛擾臣民之體統而使之氣脉不相通貫綱目不相聯附所以亂亡相尋也惟能省官而從節約之制則猶夫清心而四體安提綱而萬目張兹其所以為治歟後漢志云漢興畧依秦制武帝改作民用匱之世祖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四海風從中國安樂宋高宗孝宗併光祿鴻臚禮部并衛尉入兵部太僕入駕部又以少府入將作太府以殿中内侍監入内侍省大而三省亦不置長官惟改僕射之名為丞相而已

歷代正名不如務實

新室後周皆因倣周官之制而更立公卿大夫元士之號其大畧則同莽以采地制禄視歲之豐凶而增損宇文以穀制禄視年之中上下而須斂之其制亦畧同顧其所以異者莽之制度煩碎吏終不得禄而各自為奸以取給加提其綱而秩禄有定賦加之以六條清心無非便民之事此其所以治也然則漢制不因周而因秦唐制不因後周而因隋亦足以致治者何歟漢之初興凡事簡易唐之初興亦務省官其制不必慕古而其意則微有合於古也使武帝能循高祖之法元宗能遵太宗之制雖不紛更不害其為治也宋初務實與漢唐之初同元豐改制政和正名與建元開元同得失之迹可以鑒矣

漢官制

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

漢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者爵也三公九卿者職官也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之屬加官也其爵則以功次差轉等級有差攷之樊噲夏侯嬰二傳可見其職官之除授初不

繫其爵之高下固有爵崇而官不轉者樊噲爵至列侯始遷為郎中夏侯嬰至侯不離乎太僕是也亦有官尊而未有高爵者景帝後元年賜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是也遷轉之制或遲或速雖有資格未始一拘於資格也唯加官所加則出於上之特恩其所加則上自列侯將軍而下至郎中皆可以出入禁闥故其叙官多在職官封爵之上漢初未有加官且自武帝始置此而外廷公卿之權蓋於是乎輕矣

加官之制

自奉車都尉之外凡七侍中。左曹。右曹。諸吏中常侍。散騎。給事中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親近之職也故加官皆屬焉以此見加官皆親近也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得受尚書事左右曹也受者受而奏御也諸吏得舉法散騎得騎馬並乘輿言騎而散從無常職也又有給事中中常侍從左右備顧問應對所加或大夫或博士或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又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置加官乃是疎外宰相上史舉法乃是奪御史中丞之權鄭節

光武得官非濟已私

光武中興深察前弊且當天下彫耗思樂息肩之時躬行節儉取西都官制隨事裁損大畧求以濟天下實用而非為己私也故以太常言之太卜則省併太史中興所省凡十官以光祿勳言之車戶騎三將及羽林令皆省焉以衛尉言之則旅賁令衛士一人丞皆在所省也大僕之六廐則罷一廐牧師苑皆令官也亦從而省焉右監廷尉之屬也驛官別火之令丞鴻臚之屬都司空者宗正之屬也均輸司農之屬也中興悉從而省焉水衡離宮㷀居之處則省併於少府將作大匠之所存者左右校二令而已此軍中候監五營中興既省中壘胡騎之併於長水虎賁又併於射聲世祖節約之制所以反前日浮冗之弊而天下之官師相與維持一代之治者宜為武帝之常憲武帝奢廣之事所以濟一己之私者固有間矣章純

政權必有所寄

盖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西漢興敗舉出於此漢自孝惠

垂拱責成輔相人主皆不曾有所爲至晁錯以五帝親事之說告文帝而文帝不用輔相大臣權望日重以武帝初年田蚡以帝舅之尊始招徠賓客薦進人物當時固有起家二千石之事然而政在朝廷畢竟是宰相陰用人才亦奚不可者使武帝以蚡爲非其人則擇一相委任責成豈惟漢家將後世終無權柄下移之禍柰何帝不能堪欲攬威福之柄然一己聰明有所不逮必須買人爲耳目故置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以後薦進人物盡在左右侍從之人衛青幸則薦主父偃嚴助幸則薦朱買臣楊得意幸則薦司馬相如起家亦自驟貴與其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也夫捨大臣而與小臣謀固不是然此等由是朝士及後以中朝與外朝有黨而尚書等不甚周密於是別用一項人如中書官者之屬及元成以後向之所謂侍中尚書皆不如中書官者用事楊譚傳所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與其委之閹擩又不若任之臺閣近臣

比石中石試官守官

漢之官制最有好處均之為二千石也而有比者有真者有中者均之為官吏也而有試者有行者又有守者比不如真真不如中試不如行行不如守觀霍光付有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是樂成守少府而兼行鴻臚事爾按九卿鴻臚位第二而少府位第五以少府而兼行鴻臚事未得為真也亦猶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韓安國張湯行丞相事蓋寬饒為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翟義為都尉行太守事凡此皆兼行之也宣帝元康元年守京兆尹潁川太守黃霸五鳳元年守左馮翊凡此者皆是權守此守借銜而帶之爾非兼行之也至於試則不及此矣王温舒試縣亭長張禹為郡文學試為博士以此見試不如行行不如守又王尊為虢令轉守槐令兼行美陽令事是王尊雖兼三令只在虢為令蓋守者為遷擢兼行者為權攝又王尊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又為真如此則前日京兆只權銜今日有功則擢守既守乃為真諸守臣稱職者滿一歲則為真又有身帶兩官一官其職秩位號者張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

趙充國自水門都尉擢後將軍領水衡如故凡此將軍皆號爾非有職事官屬也金安上光祿大夫中郎將馮奉世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凡此士夫皆加秩爾亦非有他官守也正如宋朝官制未行之前凡尚書翰林皆是遷轉之階爾凡官秩卑者稱行官卑職重者稱守兼它官者稱權出者稱奉使國家之制朝官資歷淺者間出補外不過下一等帶一權字耳所謂權發遣者惟三司開封官耳其後王金陵引用新進監司郡守始皆帶權發遣矣甚至於擢知縣資格而為之

漢唐樂美名

漢武帝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制度動欲慕古而剏置官名獨不能法古者後必奪之也唐太宗使長孫無忌輩撰集隋志觀其叙歷代官制自秦而下至于隋大畧相仍損益無幾獨謂後周酌豐鎬之遺文其典制有可觀焉只謂隋煬號令日改官名月易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則是褒周而貶隋也今觀有唐官制又復捨周而循漢魏陳隋之舊者何哉亦以公孤侯伯之稱近於樸古而省部寺監之號足為善觀也厥後易

尚書省為文昌臺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祕書省為文臺之類豈非樂其名之美歟梁武帝增十二卿以象四時華選部定為十八班作戎秩百有餘號皆其類也其於治忽本無所繫焉唐太宗猶有異於漢武帝者尚能省官故也

唐官制

太宗省官固善不合有員外之置

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二職而無官後世以人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二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三百六十總而起之為六萬三千六百有奇非皆具員也攷之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盖多也今正觀省內外官六百四十員唐志七百員太宗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非不甚美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宰相或至數人平章事或與外任一官而數人

守之員外官至二千餘人其末流之弊未必非太宗啓之朱黼曰

開元六典象周為制

魏鄭公嘗以周典為太宗獻太宗以為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帝也既懷盡虎不成之疑證等復慙禮樂廢缺之間是六典者而太宗且未之能行而唐初官制自因漢魏之舊本不與周典相侔開元十年元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張說陸堅修撰經歲無成乃命毋煚韋述輩參撰始以唐之百官令式象周禮六官為制蕭嵩張九齡李林甫相繼知院至開元二十六年乃成是知唐制與周官本不相侔六典特象周為制耳如其制同則修書朝夕可就也何必更易數十人綿延十六年哉況唐自高宗迄于肅宗官名屢有因革高宗龍朔盡改舊名咸淳元年復武后光宅垂拱天授又改中宗神龍復元宗開元二年改五年復天寶又改肅宗至德復而元宗一人之身三變官名元年改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門下為黃門侍中為監至五年而復舊二十四年改主爵為司封天寶元年盡以三省之名而以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之類

先後自為異同也如此其制安得與周之六官同其所以同者不過曰尚書以正邦理以宣邦教門下以和萬邦以弼庶務中書以釐萬邦以庶百揆之文而已吁六典象周為制所非其實元豐又復象唐以正名曷若各循祖宗之法哉

宋朝官制

宋初務實意

尚書二十四司由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宋太祖太宗一旦懲五季藩鎮外重之弊凡尚書郎曹卿寺等官悉領外寄以分其勢於是上而三省六曹下而九寺七監皆為寓祿官而臺省寺監悉以他官兼領名若未正而實則有餘者非其人不以任是職也自章聖咸平中楊億首言文昌會府宜復其舊是時李公沆實任端揆而未嘗有所更變仁祖至和中吳育亦言尚書天下之大有司當漸復之是時文潞公富鄭公皆在中書亦不聞有所改作誠知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也自熙寧中王安石用事而元豐初王珪蔡確繼之悉取百年成法（自宋初至元豐三年正得百二十年）更而

張之於是六尚書二十四司與夫九寺五監皆復其舊一時之名亦甚正矣柰何其名既詳而其實則不可遍察也當是時以左右僕射而兼中書門下之職者珪與確也相臣如是他可知矣是時章子厚除門下侍郎蒲宗孟除尚書丞安燾為戶部尚書曾孝寬為吏部尚書遂使奸邪朋附充塞朝路元祐諸賢雖出力以障其瀾而紹聖政和群小章子厚曾布蔡京又從而撤其防矣然則務名務實其得失相去乃爾相遠耶官制舊典論曰宋朝沿唐制設官假名以任職責之事功以實不以文故以三省六曹寺監官僚之名分品定祿命充職任自太子洗馬而上號朝臣自著作佐郎以下號京官在內為主判出外名奉使其領在京職任則不分京朝官若陞擢為臺諫經筵必備顧問朝臣領外差遣則是帶省曹寺監官僚之名奉使而出上至牧守監司下至倅宰管庫通以奉使目之推進擢新進之士官未升授者即以太子中允處有出身人中舍處無出身人並任監司重其持節故也亦名借補俟歲月以轉行故流品無雜名位知重矣

元豐改制因唐六典

神祖晚年喜觀唐六典於是悉易祖宗舊制而惟六典是法其大者建立三省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奉行而政柄悉歸中書又分班奏事各得其職所以分執政權而互相考察此

改制正名之體統也奈何蔡確欲專中書之權遂白三省不建長官而以王珪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確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凡有除授珪不得預聞而確得以自專造命之權是審復奉行之制已不行於當時矣呂公著進言三省當同班奏事分省治事司馬公光遺奏亦謂有此事則置此官不必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為三省蓋有見於確之自專也神祖是時已有悔改官制之意珪確復以省費正名為言於是莫之能行嗟夫小人託人主之公而行其私乘人主之美意而逞其不善之心大抵若此是豈變制改法之所能防閑哉惟静以察其所安而後可爾厥後翟思奏言以為今天下之事其煩簡多寡蓋無異於未改制之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為四五昔以一吏而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故官愈多而吏愈衆祿愈廣而事愈煩每朝廷文移下尚書省又付吏部又下寺監又下所領庫務自下而達上者亦然故不若專責省部則官省而吏少事簡而功速矣味思之言則知元豐改制適增冗官多事之弊而已矣何名正之有此翟思元祐三年奏也上距元豐五年才七年耳思又謂今有禮部又有太常有膳

部又有光祿勲户部之有司農主客之有鴻臚駕部之有太僕庫部之有衛尉工部之有將作軍器水部之有都水監皆重疊置官例可減省觀此言則元豐官制與熙寧新法何異

政和改宦官武臣之制

宋朝蓋釋節度兵權而寵以虛名不置殿中監而止曰都知押班元豐正名於此獨無所改作猶且知祖宗自有深意也政和中蔡京當國悉加都知押班以大夫之名曰知省事曰同知省事曰簽書省此按蔡龍圖舊典也止齋云京改都知為知省事副同知為同知押班為簽書以效樞府事人易走馬承受而為廉訪使凡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並為正任非惟名器濫褻而童貫得以專兵稔釁矣夫宗之改武官制也實壬辰歲也自是而至靖節丙午止十五年耳十五年之間文貞已有窺伺河洛之志併吞夷夏之心彼方習勒戎馬戰陣之事而此乃紛更武官虛名大抵皆取唐之武散官階與漢魏以來武官之名而雜就焉何異大盜隱伏門屏而家衵方率歌童舞女雅修擊刺之容乎興衰治亂莫繫於人事如此猥歸之天數不可得矣愚又嘗因是而推原改制變法

之由而有感焉熈寧壬子王安石之入新法行此一變也元豐壬戌蔡確之官制行此再變也元祐初年方復祖宗之舊而紹聖甲戌章子厚重行熈豐之法此三變也崇觀宣政蔡京用事最久而紛亂法度非止一端此又其變之大者四變之餘靖康之禍作矣夫自熈寧壬子止於靖康丙午五十餘年之間而法度四變新法再行而終廢官制遂變而不復國有棼絲之擾民無一日之安禍胎於王安石呂惠卿長於蔡確章子厚成於蔡京王黼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斯之謂乎

新舊官制

宋初廢官只存空名元豐新制以階易官唐人之階二十九宋初之階十有五而元豐之階三十四而參錯二制而損益之也左右之制置於元祐紹聖罷之惟存其五而五者之名則定於大觀選人之制起於宋初崇寧七階已定其四而三者之名則更於政和此其建置之大凡也蓋國初懲藩鎮之弊朝官文臣出領外寄即曹卿監皆為虛名特以是寓祿秩班位序而已而所典之事則別有職存也熈寧天子厲意更新

置條例之司設檢正之官兵部軍器大理將作學官司農各已修置董正治官之屬舉矣而名猶未正也乃元豐之三年取唐六典而與群臣講明之踰二年而法成本末次第歷歷條舉或正而治之或旁而治之或統而治之其為治備矣然議者猶慮其無甄別流品也故元祐為之分左右焉而議者猶慮其沮人為善也故紹聖罷之而存其五焉所以存者謂卿監以上則不可不分之也若乃文林儒林登仕將仕在唐有之宋初已有之元豐正名至承務而止選人之四等七資未隱釐正此崇寧所以必更其七而政和又定其四也歟雖然此特其制然也而其意之異同則又不可不論者且兩制以上不遷卿監舊法也而今也自朝請大夫直遷太中大夫此非有合於古歟少卿監以七十員為額舊法也而今也官至朝請大夫而止待朝議有闕則補此非有合於古歟合者固多矣而不合者亦不少也蓋祖宗舊制所以甄別流品者至為嚴密宰執侍從之遷為一等卿列館職之遷為一等進士為一等世賞雜流各為一等且進士等遷司諫一人及第并制科遷祠部進士出身

遷屯田世賞遷虞部雜流遷水部夫司諫祠部屯田虞部今之一朝奉郎也而甄別若此今有之乎六曹侍郎其遷不等侍從臣寮自禮部遷户部户部遷吏部常調臣寮自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夫六曹侍郎今之一正議大夫也而甄別若此今有之乎舊制前行郎中進士則遷太常少卿非進士則遷司農衛尉少卿由司農衛尉少卿入光祿少卿今以一朝議該之是十二年之官一遷即為之矣舊制六部尚書侍從則歷禮部户部吏部常調則自工而刑自刑而兵累而至吏部今以一銀青光祿該之是十二年之官八年俱歷之矣昔之流品甄別今之流品混淆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官品易於高流品有品則人安其分而無僥倖希覬之心官品不輕則名器加重而天下知所趨向今則反是嗚呼安得如丁隲者而與之語祖宗之制哉安得如畢仲舒者而與之論祖宗之制哉

省冗官

言冗官之策於今日者將省其職乎抑省其員乎抑省其入仕之人乎

元祐之減罷諸司建炎之罷併官屬此省其職也祥符之檢察直學士
以六員為式治平之少卿監以七十員為額此省其員也開寶之罷流
外慶曆之減任子此省其入仕之人也以翟思之奏攷之禮部有侍郎
郎中員外祠部亦置郎中而太常又有少卿博士丞簿其實皆禮官也
戶部之有司農王客之有鴻臚庫部有太僕衛尉工部水部有三監卒
皆重復置官翟宗之言於哲宗如此至于今日又可知也又況祖宗特
大縣置丞小縣不置今之縣不置丞者鮮矣大郡具僚屬小郡不具今
之郡不置僚屬者鮮矣職之冗也如此其不省之乎以蘇子由之享攷
之節度視皇祐八倍防禦視皇祐十倍大夫七倍景德朝奉郎六倍景
德承議奉議郎三倍景德子由之言於哲宗也如此至于今日又可知
也又況祖宗朝未始有添差也而今也有添差而再任者有添差而釐
務者祖宗之時未嘗有借補也而今也借補小使臣或至三五十萬員
之冗也如此其可不省之乎嗟夫是固可省也而亦不易省也方今入
仕之路廣得士之員狹紆朱蒲路襲紫成林卒一官而三四人共之居

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不止一人以今之職以今之員猶惧其無以處之也況又可省乎哉盍亦清其入仕之源乎上官均有言今之文職入流者凡四武職入流者凡三進士武舉得之也艱在所不論而四者之冗有可罷者有可裁抑者四者之外又有攝官爲夫攝官之濫特止一方鬻爵之舉隨創則隨罷在今日亦不必深講也如資蔭如特科如雜流此皆索弊之根冗者其可不加之察乎建隆初禮部稱齋郎裁十五人兵部補流馬裁十二人至於慶曆則有任學士二十年而出京官二十人者矣未離襁褓已紆簪紱彼烏知國政民事爲如何哉嘉祐推恩裁數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寧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遠求田問舍之不暇何暇謀國家事哉有司胥吏主行文書積勤累日餉該祿仕至於三省人吏尤爲僥幸或以減年而出官或坐理資任而至郡守玩弄文法奸巧百端又豈能盡易昔之故態哉三冗未除百蠹隨至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去後者方增不至於決堤決防不止不自其流而疏之浚之決之注之亦終於不可爲也已

權行守試

漢人守試之法蒲歲稱職者為真不稱者歸本官亦良法也元豐之制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守下一品為試品同則否元祐以來行守試之外又有所謂權者所以待資淺之人也夫階尊官之者為行階卑官尊者為守官與階卑為行不守若是足矣而守之下有試為試之下有權焉崇寧盡復元豐之法去權而用行守試至于中興而後元豐元祐之法並用矣

群書考索卷二十九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官制門

三公

唐虞夏商周三公及宰相之職

卿分六職以治萬務相統六卿以御百官自唐虞則然禹司空也宅百揆尹保衡也行冢宰傅說相也總百官周公太師也齊百工前後固若一體也成王末年保奭為宰畢公司馬毛公司空三公兼領三卿固已見之顧命一公而統三卿固已見之序官三公不備惟其人固已見之書命左右成王太傅不具畢公父師下掌政典咼嘗叙兼而並建式以目錄攷之有是事則建是官有是職則為是名名不異職官不異事曰卿曰中下大夫曰上中士特以是科品其高下耳

辨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畢公為司馬毛公為司空

周公位冢宰為太師周公道隆德盛非太師不足以處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重下行端揆之職此明見於書者也周公既沒召公以太保兼冢宰必矣而孔子因顧命之文謂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所傳據且三公之責雖均而地官已下與冢宰必不並是班也同前

周三公之官不必備

攷之於書有曰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故當時雖建三公之官實以六卿之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或缺焉若曰周公位冢宰周公為師豈非六卿之掌而兼三公之任乎若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太傅之任未聞有人豈非惟有道者乃足以充其職苟非其人則或缺焉補周三公之官不必備一段見卷末

前漢三公之名不正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

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自漢以來失之矣范祖禹

前漢三公之名不正

漢官因於秦舊視古舛駁而三公之名尤為是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重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成帝改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未幾復罷大司空而置御史大夫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大司馬之職終漢世不改呂東萊

漢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即非三公

漢書多言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而實非也蕭何創定官制初不以此為三公然其因秦置相國猶有古者冢宰之餘意但當時不置三公而此為朝廷極重官其上無以加之者故人多指丞相為三公而過呼耳丞相一員而稱為三公或御史過呼蓋知假借而呼耳何武以一相不可兼三公之事請置大司空以備三公官而漢何嘗明以丞相御史為三公乎蓋百官表相國秦時金印紫綬高帝十一年更為綠綬不

言位為公也御史大夫掌副丞相耳銀印青綬其位則上卿耳則丞相御史何嘗謂之三公乎自高后以王陵為太傅當時朝臣建此議時必知古者以三公為閑官無職之義故特置此以處陵耳若不知此為古三公官其將謂之何官以封陵乎自成帝時何武以今一相不可獨兼三公之事請置三公官則官職官名始亂而丞相御史始爵秩一同而皆謂之為公耳不知大司徒大司空等官古來不曾謂之三公而漢亦不曾正之成帝末年以丞相大司馬大司空為三公哀帝雖罷大司空復置御史大夫（周朱博議）至及末年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為則是取六卿之名而實之以三公乃是師古而名號大不正曾不如襄特背古而名號不類可借呼而無害也（並陳彥群博議）

後漢三公之名不正

後漢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聞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矣未聞使司空司馬司徒為三公也今也既曰三公又以百官有司叢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且名大司馬大司

徒大司空為三公者莽制也而光武不知革安在其受尚書大義也致堂

唐三公之名不正

成周董正治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自是而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以其名而求其官無有不正者唐初建官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名已不正矣夫太尉周之司馬官也司徒教官也司空事官也以是而為三公豈所謂坐而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乎林少穎唐史論

秦漢晉魏隋唐三公之名不正

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失而為東漢之尚書令僕四失而為晉之中書監令五失而為魏之門下侍郎六失而為隋之三省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蓋至于今而樞密與丞相並稱謂之東西二府不惟失其名并與其實而失之呂東萊

太子師保傅

古者天子必有師後世畧之則非矣儲貳人心所繫人望所歸必如三

王之教世子可也甚或性習未定德義未成師保傅之任知之何而畧之漢以來猶有助成羽翼戒太子勿宜獨親外家者魏晉迄唐猶有存其禮而尊其名者宋朝自丁謂曹利用濫居是職神祖建儲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傅而事竟不行外是或以為階官或以為贈典或以為檢校官類無實職徒有虚名至於侍讀賓客曰賓則友而不師矣曰侍則立而不復坐論矣詹事春坊又皆朝夕之所狎近者此其故何哉蓋近世師道不立非惟不行於君臣之間亦不行於匹士朋友之際矣粗知紙上語即恥於有所師而況於太子將居我而又敢以師道自居哉必也正其性習成其德義惟講讀之職猶可以行其學雖友而弗師可也

三公九卿

武帝遷進三公九卿不拘常法

臣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為武帝規模法度固不若帝王之粹而其後用天下皆聖人不言之妙術也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則

取諸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兒寬當遷而不遷而大僕公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大夫商丘成當遷而不遷而涿郡太守劉屈氂得之御史大夫延廣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濟南太守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孫洪之相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河東太守之番繫故臣以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處之張歐為中尉九年而遷而甯成之遷四年韓安國之遷一年（並中尉）商丘成為大鴻臚十二年而遷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並鴻臚）故臣以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推（並王景文朴論）

三省

總論

三省之名始於漢成於晉宋詳於唐已具見之特古今升降輕重不同有可論者漢武宣則以宦者為之成帝更用士人晉宋以来則為相臣之任也然二漢百官表志侍中尚書令中書謁者尚書僕射左右丞御史中丞尚書六曹並屬少府卿者何哉蓋漢志以大農收租賦為公用

以少府掌山澤陂池為主私藏也少府為私藏而中書為私人故於此置屬尤詳焉推私人故易親而其職亦易尊宜其始用宦者中用士人終為宰臣之任也五代置樞密以宦者為之至于宋朝遂與宰相分為二府其勢亦然（二漢表志郎中令之屬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掌議論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三署郎掌守門户出充車騎又有謁者僕射中郎將期門羽林咸屬焉夫郎中令即光祿勳也是亦九卿之一也而諫大夫議郎皆屬焉者亦天子之私人也厥後天子不得而私之者亦勢使然也）

宰相總三省

（元豐改制說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為三省之長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尚書僕射為三省之貳）

舜舉十六相伊尹相湯周召相成王皆相臣之任也秦漢以來或分為左右或曰丞相相國其名其職猶未渝歟晋宋隋唐至于宋朝因革不一稱謂不同不可遍舉要之三公兼職三省長貳上意所屬事權所歸皆宰相也三公兼職已見右方（見三公綱）三省之制例以唐六典之言為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是也人皆以是為漢唐之善制考之於史惟見魏相總職元齡善謀姚崇應變豈所謂造命者乎丙吉周密如晦能斷宋璟守文豈所謂審覆奉行者于太宗先敕中書門下不得審

同繼令侍郎給事審正花判者是也亦放談云宋沿唐以三省長官為
宰相既以秩高不除於是元豐五年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
而左僕射王珪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蔡確兼中書侍郎
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官相兼矣然左右僕射
既為宰相則凡進擬命令未有不由之出者是出令之職身既行之矣
尚又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故批旨曰三省同奉聖旨既
已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推有給事中封駁而已未有左右
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然則所謂侍中侍郎省審者始為
虛文也故談之所解駁者如此則知王珪蔡確城府間絕已失建立三
省之初意何以改制為哉宣和五年張叔夜言中書出令門下審覆尚
書奉行神宗制也今為急速文字不經三省諸房以空黃先次書讀則審
覆殆成虛說三省之弊至是抑又甚焉任非其人則法不足以閑之矣
珪確欺君已具元豐改制說復詳著于此使來者有攷焉徽宗宣和五年蔡京為相故叔夜言此弊

論三省始置之由

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又魏佐漢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祕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遠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專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故向日所謂中書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温公文

三省分莅衆官不專一相

自漢以來或置左右或並舉三公不拘一相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及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

預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為二省而尚書受成須之有司當正觀時君明臣忠朝希粃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村並用之效如此若棄數百年合三省為一以一相專之而官屬如故畧無可否見姓署名是中書門下之名存而基命駁正之實亡矣讀史管見

政事堂不當移於中書省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授左僕射魏徵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唐李華中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不當移於中書省

正觀之際凡軍國大事省審於中書駁正於門下然後須行之尚書而鮮有敗事此政事之堂所以置於門下省而宰相參決於其間也裴炎以中書令而受顧命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則軍國大事中書得以專行而門下不得而駁正之矣由其德以專行於其間此中宗之廢所以

啓諶於裴炎而武氏之福遂至于不可遏也林少穎唐史論

軍國大事中書省審門下駁正

軍國大事使中書舍人各執所見而書其名使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此周隋之制而維持紀綱之宻自唐以来蔑之有改也然而太宗用之則有正觀之治中宗用之則有斜封墨敕之弊豈非國家之法本無不善至於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者哉同前

六省

唐分六典而降內侍

唐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監秘書殿中為六省而降內侍于左右衛之上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政之階僭矣讀史管見

清中書之務則天下之事易辦

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待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

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敎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時而議也故臣以為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辨也（東坡策畧）

宋三省之制

宋初三省雖曰沿唐而實異於唐盖三省為空官而以平章為宰相者宋初制也三省各涖職而以左右僕射為宰相為元豐制也建平章號於二相之上者元祐制也仰左相之權而使門下與中書均其任者亦元祐制也而紹聖則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左相之權而崇宰則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公相之職也唐制三省長官為宰相而尚書令則以太宗嘗為之故以僕射與侍中中書令為宰相其後以品官不除而使他官參焉（其參議參預參知朝政之類）宋初三省長官皆為空名不與朝政其命官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其真拜侍中則不帶平章然前後所除亦不過五人此盖宋初政也元豐正名三省分為客司以左右僕射為宰相左相必兼門下侍郎右相者兼中書侍郎而中書取旨其權獨重此盖元

豈制也宋初宰相平章事有至三相者曰昭文曰監修曰集賢官制既行惟置二相元祐初司馬光欲起文彥博居己之上乃以師臣之禮待之居宰相之上而平章軍國事于後呂公著因之以司空平章由孝傳焉此元祐兼用祖宗之制也宋初相臣同心共濟進退百官經理太政皆與聞之官制既行惟重中書蓋出於蔡確之私意兩省侍郎由中書過門下雖名為遷實抑其權自呂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說而後三省同得取旨焉此亦元祐兼用祖宗之制也是二制也元祐行之非不盡善而繼之者則有假是以行其奸矣紹聖改元章子厚起謫籍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奏事之制者子厚懼權之歸己乃曰此先帝之意不可易事之合送中書者但自尚書徑上門下李清臣極論之卒不能勝故終哲宗之世不置右相蔡京之在崇寧既置左相乃效子厚所為徽宗取予與京異意者如趙挺之輩而卒莫能制焉此皆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左相之權者也京得政既久意亦自肆乃改左僕射為少宰而已以太師總三省之制號為公相而使宰職居其下不敢與之抗其焉免中書

門下省特不欲任其柄耳其民弁裂事不與聞此尤不可之大者此又
竊元祐之制而偏重公相之職也宣和之七年罷公相靖康之初元改
太宰少宰斯不亦大寒素褻矣乎中興以来易平章之名定丞相之號
乾道八年改左右丞相罷左右僕射平章事
此盖千古不易之典今日遵而行之可也

後省

宋朝宰相既兼三省無復有造令審令行令之異矣所賴後省給舍得
以封駁是猶存審覆之意也然三省長官皆廢已者故大事得以持異
同之論而給舍乃中書門下之屬其有大議論而敢爲異同者昔有其
人矣當今未免詳於細而畧於大矣嘗觀宋初給舍爲所遷官實不任
職而其職乃以他官兼領之張詠以樞密直學士何剡以待制皆嘗領
給事中有不便者輒還詔書富弼歐陽脩亦以他官領中書舍人知制
誥而實封還詞頭是數人者雖天姿卓然能自植立亦由素所居官非
宰相之屬也元豐正名遂以給舍爲宰相之屬風采振職茂然無聞盖
有由矣而况以舒亶之徒爲之哉不特此也宋初左右史亦無本職而

其職乃以三館校理以上兼之元豐正名皆隷後省而蔡京蔡卞分布左右同掌起居彼何人斯而能詳天子言動之實耶

都司

檢正左右司

左右司剏於隋唐都省之職宋朝以為階官元豐正名初曰檢正熙寧三年也後復為左右司此後省之與都司所以皆為宰屬也然給舍封駁循存審覆之意未免時有異同之論都司綱紀六官凡所奉行與宰臣無所可否矣此給舍所以易疎而都司所以易親也夫宰相既兼三省之權而都司復居易親之地造令行令皆與知而與行之矣熙豐大臣倚是以為羽翼之助而行其變政易令之私而已孰知其流弊之至於此哉任非其人則足以禍蒼生可不戒哉可不謹哉

周三公之官不必備

周之人才號為衆衆多使備其員宜亦無不充數然天下之事官不必備足矣亦無所事其衆且兄也周公為冢宰則卿固兼於公太史司寇蘇

公則公又兼其史立政必用人為本論三俊之賢以居三宅之任則三
事以往百司庶府無不備舉而司徒司馬司空六卿之數有不備舉者
焉是故有其人則任之無其人擇官而兼之周之治官法可見矣薛季宣

群書考索卷三十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王 刋行
縣丞管韶 校正

○官制門

宰輔

天官乃冢宰之加官

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此加官也周省九官以為六卿之職又省六子以冠六卿之號以虛名而加實職而授之所以寵而尊之也古之大臣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爕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熙庶績也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益深

周制尚兼官

或問自太宰至旅下士其為官凡六十有三而為府者六為胥與吏者皆十有二而為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嶽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嶽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師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公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兼總七職矣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兼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群有司乎故嘗以周禮攷之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卿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

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夫六官中以春夏秋冬為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共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者意其必相半焉是以司分不必設府吏胥徒不別置而其數亦未嘗過濫也

太宰兼行六卿之事

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太宰之職顧曰掌建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則太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寇掌刑典司空掌事典各有攸司固若不同自太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蓋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於下而權綱合於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嶽通內外之官羲和之長也羲和則實聽於四嶽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

揆統九官四嶽四嶽統羲和四子比附聯絡天下之治雖一二人為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聯屬之勢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國家所以無多門之政自漢以來則失之矣有三公又有九卿而丞相御史未嘗行九卿事觀武帝時桑洪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迭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而大臣之權盡去矣嗚呼人君之為天下如欲稽古正名而使事權之合於一苟捨周官未有不蕩然無統者矣

太宰兼統內庭

先王之制事權欲合於一而內外之勢本不容於分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余嘗於冢宰屬官論之矣宮正宮伯皆曰掌王宮內宰俱曰掌王內統而臨之則惟太宰焉故宮正宮伯內宰皆隸於太宰而小宰之夫

皆佐於太宰而兼掌其事職雖列於外而通於内權雖分於二而總於一王宮后宮無不在所掌也自其掌王宮也則兵衛郎衛凡宿衛之人皆領之飲膳衣服灑掃啓閉次舍幄帟凡供奉之人皆領之宮禁之秘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皆領之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掌后宮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内之限九嬪九御九女官之別詔其禮樂正其服御禁其奇衺稽其功緒其間損益增减採擇進御始有實私玩狎之節而無侵切惑蠱之患矣蓋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統内外而以小宰為始小宰之宮刑既已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已治其國然後太宰之邦典始可治天下矣

道揆法守

冢宰以佐王則有法守之意以聽治則有道揆之理夫惟有所守故八柄八統皆曰詔王夫惟有所揆故八法八則直以治而已

責任

一夫不獲阿衡曰時予之辜房元齡曰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劉賁曰擇將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百揆者言揆度者事使得其正也阿衡者言權衡萬物使得其平也冢宰者言調制百化使得其和也

體統

周公不能自為三百六十官之事而能用三百六十官之所長唐制列五房於政事堂而吏房居其首前輩著宰相論曰以一人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人才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故惟不以一能自名也而後能合衆人之所能

周公相君比舜禹益伊尹傅說相君不同

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何汲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傅說相高宗皆不如周公勤且勞也此周公之德不及舜禹益伊尹傅說乎曰周公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舜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傅說勤且勞復何為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方在襁褓之中不

知果為聖人耶苟成王不嗣墜廢其業則是后稷公劉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且勞乎石守道文

周公為相事事物物各得其所

昔韓退之上宰相書其論周公也有曰當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八荒之外皆已賓貢天灾地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咎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夫以周公之為宰相近而朝廷治遠而天下和又遠而四夷服以至肖翹喘息昆蟲草木之各遂其生者無非周公職業之所在則宰相不可以一官一職論者即周公見之矣陳伯厚唐史斷

漢三公名不定

漢官因於秦舊視古舛駁而三公之名尤為甚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差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成帝改

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未幾而後罷大司空而置御史大夫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司馬之職終於漢世不改方漢之初丞相之權最尊太尉特從其職而已籍福說田蚡曰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至是太尉之權始無異於丞相也故事御史大夫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不當與丞相鈞禮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乃不禮於丞相丙吉至是御史大夫之權始不下於丞相也惟宣帝能加禮丞相稍抑御史大夫而不使之抗尊武帝竊假大司馬之權而不任宰相故終漢之世大司馬尊秉國柄丞相具位奉行文書而已夫司馬古之六卿掌兵者也自漢以太尉改置而兵柄不移致使其權在丞相上以貽後日僭切之禍其來遠矣故古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失而為東漢之尚書令僕四失而為魏晉之中書令監五失而為後魏之門下侍郎六失而為隋之三省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蓋至於今而樞密與丞相並稱謂之東西二府不惟失其名而併與其實而失之矣予故因漢而詳言之

權有所分用儒不得其真

自漢武帝以公孫弘為丞相而後儒者相繼秉軸宜其賢於漢初軍功刀筆矣然等功課效未聞其遠過於前何也蓋武帝本不識儒徒誘於虛名而取其易制者為之既任以相乃侍中出入禁闥辨論數詘大臣以侵侮外廷之權九卿更進用事而天下之務不關決於宰相即位以來亟辟亟罷而五十四年之間凡易相者十有三人且彼固不足以任相位又奪其權而責之事安望其有盡職者哉宣帝抑御史之權似知尊禮丞相然六百石以上吏不選於丞相而調於尚書宦官久典機要天下之事一切歸之中書成帝雖罷中書而復置尚書自丞相以下皆聽命焉然則漢之宰相亦焉用彼為哉史臣不究其故以為元帝專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康迭為宰相使上牽於文義而孝宣之業於是乎衰嗚呼此豈儒者之過哉用儒而得其真與夫權有所分而不得其職者之過也以武帝之用儒擇其賢而責成功則漢之為漢不止於此矣

宰相當通知錢穀

人皆謂錢穀之問不當至廟堂論道經邦之任不知司農少府廷尉列在九卿三公總九卿漢制然也平之不知黍職多矣借曰道揆法守不相黍亂獨不知周官太宰貨賂則歲終計出入議獄則三公會其數乎文帝非徒問也末年紅腐朽索之效幾致刑措之風皆基于此陳季雅

漢相失權始於陶青

大事記曰自嘉之死漢相之權遂奪矣御史大夫雖副貳丞相之官今晁錯為之陶青特充位而已體統不正蓋自此始

武帝任九卿輕宰相

夫丞相九卿皆天子大臣所論議相與出治者也九卿贊宰相以謀國宰相輔天子以出治此古今不易之道也夫今之九卿固他日宰相也豈為宰相不可盡信而為九卿特可盡信耶蓋朝廷重宰相是重朝廷也若使九卿更進用事各行其志以為宰相爭權則朝廷紛紛何時定乎人皆言漢相權輕自大司馬領尚書事始自武帝以來宰相建空名

於百官之上其輕久矣蓋非特石慶淳謹故至此也張湯用事時語國家用度常至日晏丞相充位則固已分宰相之權矣為宰相大事不得與聞坐小事輒誅死豈不大可恨也哉武光以吏事責三公而有大災異三公策免待之以簿書期會小吏之職而責之以陰陽天地大臣之事是何異淳于髡豚肩卮酒之喩耶戴溪史議

漢曹參為相不當拒人之言

宰相之任重矣居是任者必欲得天下之士来天下之言俯而從之惟恐失故也愚嘗觀漢史人侈曹參最為賢相號為一代宗臣宜其宰相之任當有握髮吐哺之禮至覩其代蕭何為相日夜酣飲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欲有所言輒飲以醇酒莫敢開說嗟乎曹參何為者而敢拒人之言哉又況祀兹酒文王所以誥庶邦也無彝酒文王所以教小子也參之所謂飲酒者果何謂也既而卿大夫日夜飲吏民無他故亦日夜飲而參之罪孰甚焉若曰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則孝惠朝可謂多事矣后族驕蹇已有萌櫱豈無一事而可言耶當時卿大夫欲

有諫者未必不引此為戒而參輙拒之卒於呂氏盜權而禍亂之興幾不救藥實參有以啓之也（師古）

【曹參當相】

呂后問蕭相國既死誰可代之上曰曹參可及何病惠帝臨視曰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及何之薨也曹參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高帝以參為可相惠帝亦以參為可相蕭何又以參為可相而參亦自知其為當相以是而相之天下豈有不服哉（杜少頴漢史論斷）

【漢止一相】

漢初止有一相相國何死參代之惠帝末年始用王陵陳平為左右相武帝用劉屈氂為左相分官屬為兩府盡其右以待四方之選然終漢世止一相也（陳彥群傳議）

【漢相優逸】

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致治功良平以謨明賛王業至宣帝

時則魏相通故事丙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又夫張蒼之律歷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耻然以䟽爲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康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齪齪備位故身名俱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子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權德輿賀崔相國事

漢相失職自陳平始

陳丞相不對錢穀决獄論者謂其得宰相體吾謂漢宰相之失職蓋自平始也夫錢穀之出入國用之本也决獄之多寡民命之所繫也宰相不與聞焉而顧使天子責實之廷尉與治粟内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宰相皆不與知矣陳彥群博議

漢初宰相御史大夫尤親密

漢初政權出於一兩府於人主最親密故御史大夫周昌以事入奏見帝擁戚姬鄲食其爲左相監宮中如郎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奏事至公孫弘亦數宴見上或不冠雖非所以禮貌大臣亦見其相親矣

同前

漢初相猶有權其後備位

申屠嘉為相欲斬鄧通田蚡請按灌夫武帝曰此丞相事何請丁時相猶有權也自霍光為大將軍領尚書事至丞相位在將軍上備位而已陳季雅博議

漢初御史大夫無覬覦為相之心

漢初宰相皆以積功封侯及久次者為之若其他才地有餘而功資未足以封侯者則得為御史大夫而不得為相周昌趙堯是也文景武帝初年皆然蓋宰相當以勳舊者為之不可以苟得耳是以御史大夫卒心守職而不敢有踰次之心草茅公孫弘為相不聞閥閱功勞一朝拜相而封侯之爵隨之後以為例是以當時凡位至御史大夫不求所以副宰相皆有覬覦代位之心是以武帝之世宰相多禍少全同上

漢世宰相權輕

武帝以中大夫侍中而謂丞相為外朝而內廷之事宰相不與知矣自

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也而外廷之事宰相不預知矣自其以吏六百石以上謁於尚書也而天下之事宰相皆不與知矣同上

漢相權輕已久

人皆言漢相權輕自大司馬領尚書事始自武帝以來宰相逢空名於百官之上其輕久矣蓋非特石慶醇謹故至此也張湯用事時語國家用度常至日晏丞相充位則固已分宰相之權矣為宰相大事不得與聞坐小事輒誅死豈不大可恨也哉戴氏筆議

漢武帝之始君弱相強其後君強相弱

方武帝即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強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惶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強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石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

已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歟秦少游文

漢初相權甚重其後相權甚卑

自高祖以蕭曹王陵陳平周勃屬呂后以爲相之後則宰相之任得有所專而其權甚重若申屠嘉爲相欲斬鄧通而効晁錯文帝既莫之罪方且遣使以謝之當此之時天下之望宰相也爲甚尊及魏其武安之後則宰相之任不敢有專而其權益輕若武帝之時九卿更進用事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之徒名曰宰相而齪齪自守於不得已而任之當此之時天下之視宰相也爲甚卑林少穎

丙吉爲相政治未善而求陰陽和

丙吉爲丞相出逢群盜格鬭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居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溥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治陰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

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和豈不疏哉 温公

丙吉為相不為憂邊思職

邊鄙之事宰相之所宜知者也將帥之能否儲峙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士馬之強弱宜皆曉然於吾之胷中一旦有警則指授於中而取勝於外今也不然平日邊事謾不加省一旦邊吏以赤白囊至乃信一驛吏之言倉卒之間召東曹按録粗記一二以備應對卒使已受憂邊之名而御史大夫等皆得譏責吉方以得士自誇則吾之所為將誰欺乎 宋藻

漢宣中興之功當始於霍光不在於丙魏

史臣之論名相不取其立功之時而取其収功之際斯亦失矣觀其言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夫蕭曹起刀筆之間從高祖誅秦項二人之立功名居多及定天下俱為相國而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宜矣若夫孝宣中興起自潘邸俱由霍光之力其發昌邑於談笑之間上玉璽於危疑之際在朝駭愕而將軍優為之此漢之伊尹也然

則立中興之功盖自發端於霍光而丙吉魏相乃於廢命既定之後坐收功於一時專以遵祖宗故事與夫寬厚持重取名語其定國家安社稷固不及光矣

漢世宰相名之不正

武帝命霍光以周公之事此宰相之職也當是時曰千秋方處相位帝既不以委之千秋而委之光則宰相之名移之於光可也今也千秋為相自若而光以大將軍輔政則宰相之名不正矣自是而後宰相之名廢置推光之意而國之大事相無預焉燕盖之敗桑弘羊之子遷與史吳繫獄丞相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議問法此其職也而光以擅召為千秋之罪則宰相之職後曠矣由其名之不正以致其職之曠故昌邑之廢楊敞為相而不得預其謀至於聞議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唯唯而已盖霍光有宰相之實而無其名楊敞有宰相之名而無其實名之不正於斯時未見其害其後成帝之世張禹為相而輔政專權乃在王鳳平帝之世孔光　相而政之所委乃在王莽卒之擅移漢祚以

成海內之禍其源乃在於名之不正（林少穎通鑑論斷）

光武不任大臣政歸房闥

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只合委大臣使百官各得其職又況西都呂霍上官王氏皆是權戚不是大臣托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闥捨宦官外戚孰得親近（曹仲文）

漢尚書權重

凡前漢為三公者惟丞相御史二府不帶尚書事其太尉及他官則帶尚書事矣（太尉後改大司馬大將軍）後漢既以司徒比丞相司空比御史大夫而猶與太尉參録尚書事為稱凡録尚書事不得預國政則尚書之權任可見繼置三公事歸臺閣之驗見於此矣凡領尚書事得兼政權猶帶加官得親近入禁中也故車千秋桑弘羊與霍光同受詔輔幼主而不得與尚書事者亦以不領尚書事故也或云懲上官桀爭權之患故光獨領之自領尚書之名起於霍光則事歸臺閣不特東漢為然觀張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每定大政議已定乃陽使吏問丞相府則是丞相

府不過奉行尚書之議論予決爾

宰相權輕九卿權重

漢初猶近古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大夫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守執法即中丞也中丞居殿中受事雖與人主親近權尊勢重然亦是御史大夫之屬事下中丞中丞白之大夫大夫亦得以可否之於是下之郡守下之侯王蓋尊者行其尊卑者行其卑也及御史大夫抗丞相之權對立而為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以意予章之而武帝之世又急於功利多率意施行不經丞相是故張湯為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翟不與議兒寬為御史大夫九卿更進用事徙流民四十萬於邊而石慶又不與議大臣既不與大事則賤臣得以輕柄臣自是之後內廷之事丞相不得聞知而歸之侍中外廷之事不得關決而歸之九卿郡國上計調吏之事丞相不得預聞而自達於天子調於尚書大臣之無權小臣之積乃至於此蓋自陳平自

兼其權而武帝又削其權權既分裂四出而貪權者欲集之而歸邑至

使簿書期會之瑣屑以其身冒而為之於是上多事而下為欺矣

太尉發置不常

按百官表高祖時盧綰為太尉止一年而省絳侯周勃為太尉亦一年而省惠帝六年勅復為太尉凡十年而為丞相文帝元年將軍灌嬰為太尉二年而省景帝二年周亞夫破七國歸復還太尉亞夫傳又云吴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吴楚至五年而復省之武帝以來或置或省終無定制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二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刋行
縣丞管韶校正

○官制門

唐宰相

唐宰相下行有司事他官上任宰相之職

唐以中書令尚書僕射門下侍中為三省官長蓋漢世宦官䙝臣之職而以命宰此儒者所以譏也然此特名之不正爾實亦無害而其大患乃在於職掌太煩而寄任者不專蓋三代之際天子所與大臣致力於官府都鄙邦國之治者莫不近者致其詳遠者致其畧卑者治其冗尊者治其要故宰相常居其逸而天子至於無為自封建之不立而人主所自治者寖遠一命之士皆自朝授而人主所以為治者益勤然而詳畧冗要之區猶有統理庶幾近古亦可言治今太宗既為尚書六司又

有九寺四監羣掌庶務而以宰相總之夫豈不可乃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又以他官上任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吏部又監東宮兵馬魏徵戴冑岑文本張亮褚遂良之徒皆自下位參領朝政或專典機密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唐之世宰相無常職亦無常員至守本官為之而有守如故判如故之目坐政事堂而分裂本司事以自便或至數十人同時為之又師臣為之謂之外宰相其不取法非一端既此非太宗貽謀之過歟夫太宗但能責房杜日閱訟牒為非宜不知下兼他職已失其宜房杜但既遜諫臣直為得大體不知下行選部參掌攷功監修國史兼領學官皆非體也當是時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衆職而太守斥之嶺表史蓋以此稱太宗能柄任大臣不知師合所言要有至理且謂之宰相自然無所不總何煩又兼他職然後謂之柄任耶師合之命非以輕宰相正以重宰相也時既以貽譏史官又以歸曲宜其論之不傳也嗟夫真知宰相之體者太宗房杜猶有愧下此又何言焉姚元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牛僧孺前後作鎮皆佩相印刻之銘誌書

之史冊以為美談豈知其為當世弊政也哉

宰相合諫諍兼用久任

古者諫無常員位乎朝皆可有言而況宰相豈無言責故伊傅周召皆有訓誥著於詩書不可誣也唐太宗常責宰相全無諫諍若但書勑行文書人誰不堪此為得所以委任大臣之道其時魏徵位宰相號稱無善諫不聞以是為侵官也李泌言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陸贄言姜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職分李渤以蕭俛段文昌不諫驪山之幸書之下考李絳久不諫憲宗輒詰所以然然則唐之賢君未嘗不以諫諍責宰相唐之賢臣未嘗不以諫諍為宰相之責惟李德裕著命乃言天子有爭臣七人非宰相之謂也且宰相無不總天下之事皆得平章何獨諫諍而不可歟且其位尊地親地親則其察之也微位尊則其獲之也重故以宰相而論諫當得之於過失未彰之前而有欵曲必從之勢雖唐制諫官別有員數若其事涉利害亦容宰相執諍何獨不可而謂之非職乎且唐宰相分任他職多矣不以是為侵官獨於諫

諍致辨焉茲豈為知所輕重哉然德裕亦稱名相非苟為容悅者不知何為獨建此議論其與武宗言開元初相率三考輒罷姚宋不是過惟李林甫兼權乃十九年以為亟進退宰相為治之本

政出二三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唐三省六部尚書御史相統之制

唐有三省六部尚書之屬也則以中書省中書令六員分押之考功郎又吏部尚書之屬也則又以門下省給事中中書舍人涖之此三省之

相統也至於六部又自相經緯也田郎中掌公廨田而以一品泚之工部之屬也掌歲計所出而又調之户部之屬也至於會其賦斂俸祿公廨則以司士之屬官比部郎中掌之此六部之相統也御史臺之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内外百官之罪惡皆由糾正如臺院之有四臺分隸諸司察院之有六察分察諸部夫官以彈糾為職宜其權莫重也然糾舉不當則左僕射左右丞專掌劾其過失是尚書省御史臺又相統也

房元齡為相無跡可尋

中庸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烝民之詩所以歌詠仲山甫之德者無所不備雖足以為中興之碩輔然所謂毛猶有倫者也房元齡輔相太宗以成正觀之治而後世觀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而為西都之仁君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為正觀之賢相 林少穎 唐史論

唐言良相必曰房杜不及魏徵

魏證所遭之時所遇之主與房杜並而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而證獨貶焉何哉蓋房杜在高祖時止為文學館學士至太宗即位後方為相雖曰與魏證同時然房杜為相時證方為諫議大夫房杜聲名已播功業已成證實與帝共守成耳天下後世首言房杜於證何愧耶

唐武后用相何其多

宰相之職無常員當其人才之多則如舜之用十六相而不多當其人才之少則如伊尹獨任天下之重而不為少蓋惟其人而不計其多寡之如何此所以任之之重責之之深而無失人之患也唐高宗之位既有觀知溫之為宰相矣又有郭待舉岑長倩郭元一魏元同之徒以四品而同平章事豈其才之過人足以並列於政事如舜之用十六相哉此皆出於武后之意將以分宰相之權而成篡奪之謀耳 林少穎書史斷

狄仁傑薦張柬之可為相

甚矣狄仁傑之薦張柬之有似於蕭何之薦韓信也蕭何謂高祖曰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以

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乃以為大將蓋信之才惟為大將然後可不為大將則未足以盡其才也狄仁傑為武后求相曰文學醞籍則蘇味道固其選必欲卓犖奇才則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及武后擢為洛州司馬而謂仁傑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久之卒用為相蓋柬之之材惟為宰相然後可不為宰相則亦未足以盡其材也

狄仁傑姚元崇薦張柬之可為相

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武氏之福賴之以平而其薦之者前則有狄仁傑後則有姚元崇欲知姚元崇狄仁傑之賢觀之張柬之是謂觀近臣以其所為主欲知張柬之之賢觀之狄仁傑姚元崇是謂觀遠臣以其所主同上

明皇相李林甫致召亂

衛相蘧伯玉簡子按兵明皇相李林甫楊國忠祿山知天下可取是知天下安危繫一相得其人則有無名之功不怒之威折衝於千里非其

人則蓄無形之禍產不測之憂人主之於用相可不戒哉崔正言婁婁文

明皇不善用宋璟韓休張九齡

甚矣直臣之難用也開元中宋璟已罷相明皇始開邊封太山用宇文融行聚斂一切之計天下於是失治平之實韓休入相始守正不阿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諫疏輒至上以用休為社稷計又言吾雖瘠天下必肥又言蕭嵩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安寢矣豈不知休者休相止八月一罷而守工部元宗明知休可以肥天下利社稷可以使之安寢猶不能使之朞歲安也正直之難用也如是哉開元賢相可以繩愆糾繆感動君心者惟休與璟張九齡三人而已使三人相繼在位而不遽去豈至中潰然璟在位四年九齡三年休七月又明皇西狩獨遣祭九齡猶以責直取名允璟正直之難用如是哉

明皇欲相張嘉貞而忘其名

宋璟等罷相帝欲用張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常記

其風操姓張而複名今為北方大將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使作詔夜且半因閣大臣表疏舉一則張嘉正所獻遂得其名嗚呼明皇嘗擇真卿為御史而終不識真卿之面明皇將拜張嘉正為相而至忘嘉正之名此二事正相類則知明皇太平日久心術為聲色蠱壞其荒謬至於如此然則天下胡為而不亂哉

明皇之臣以鯁直而相者凡三人

明皇之臣以鯁直而位宰相者三人曰宋璟曰張九齡曰韓休是也然宋璟以鯁直而位宰相明皇任之克終韓休以鯁直而位宰相明皇任之克終至於張九齡亦以鯁直而位宰相明皇乃任之不終卒以牛仙客代之何耶且明皇既知有宋璟韓休則必知有張九齡矣何為待前二人之厚而獨於九齡之薄也此無他明皇於即位之始銳意求治當此之時知有天下不知有一己此宋璟韓休皆以鯁直任而任之皆能克終天寶後侈心生矣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天下此張九齡之骨鯁雖不減於二人而明皇信用之誠不如二人也同上

明皇重姚宋而輕林甫然寵任林甫過於姚宋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踈矣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斯言可謂合夫君子小人之情狀矣明皇之待姚宋每進見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可謂重君子而敬之矣李林甫為相寵任雖過於姚宋而禮遇卑薄可謂輕小人而狎之矣然姚崇為相才三四年宋璟為相才五年而李林甫則至於十有九年者豈非近之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遠之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踈者乎 林少穎唐史論

房杜為相善用天下之才

近可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冑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緯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

務也而盡付之人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何為者耶考之於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貧賤而已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人南豐文

房杜為相輔贊彌縫而藏諸用

宰相事業繇天下不可以一官一職論也如太宗時王魏善諫其用止於諫英衛善兵其用止於兵戴胄善守法其用止於守法虞世南李百藥之徒善文章其用止於文章至若房杜為宰相謂之善諫乎此特一諫臣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謂之善用兵乎此特一將帥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謂之善守法乎此特一法官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謂之善文章乎此特一翰林之職爾非宰相之用也然則宰相之用如何哉熟讀房元齡傳得元齡之用心亦間以識如晦之心而且知宰相之用如此其大也史氏稱元齡曰元齡當國夙夜勤儉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且天下如此其廣萬物如此其衆今宰相以眇然一人之身而必欲天下事事物物無一不得其所者則宰相之為用不其大者乎陳伯亨唐史論

宰相兼樞密

文武一途自古一致自樞密有使起於後唐權置之制因循相承乃與中書對秉鈞軸至於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二途惟宋初范質王溥以中書平章事參知樞密院事是以東府兼西府也趙普魏仁溥以樞密使同知中書門下平章事是以西府兼東府也真宗景德間北方用兵凡軍旅事先送中書仁宗時富弼乞令宰相兼樞使遂詔密院自今邊事與宰相參議張方平乞省密院歸中書後遂以宰相兼樞使及宰相乞解兼樞使方平又乞令兩府依舊聚廳議事范鎮又乞中書樞密通知軍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神高孝皆嘗以宰相兼樞使近日開禧北伐時陳自強以宰相兼樞使

宋朝人材

累朝宰相得人

蘇老泉有言古之善觀人國者觀其相何如耳累朝之盛咼嘗以大臣觀之開國勲舊弘濟艱難收藩鎮之權遏燕薊之代建萬世之長策太

一時之夙蠹補綴奏藁任官無遺才隨立宮門行賞無廢功呂鐺之諭
夙契帝心金匱之藏有裨國論中令之功多矣此太祖之任相然也而
太宗承之沈薛並任不廢舊人中令三入追念故績張齊賢之相以留
輔汝之言而相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太宗有焉以正道自持不以
媚道害國事有若呂文穆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有若呂文靖
此太宗任相然也真宗嗣位正人端士相繼登庸不用檢人得大臣之
體吾得李文進焉進用正人有古人之風吾得畢文簡焉保全賢哲不
用匪人以宋璟自任吾得李文定焉迪澶淵之役左右天子不動如山
有若寇萊公進賢黜奸事關國邪深沈鎮服天下有若王文正此真宗
任相然也迨丁慶曆大賢並用脅人石介濃墨大書歌頌聖德嘗讀其
詩而三嘆焉比弼以夔禼比琦以周勃以率稷予衍以謹重予得象殊
此皆坐而論道者也中廷拜麻小大相慶與富公齊名有文坐公焉受
遺輔政與韓公叶心有曾孫靖焉公亮以公忠便國家不以官爵養私交
尊尚文富形之勸戒有龐敏公焉籍元祐相司馬相呂公著起潞公於

二相之上而師禮也温公勇不顧身一洗弊政天下欣然有更生意當時以温公之勇雖温公不能如吕大防繼之范純仁又繼之劉摯蘇頌三數君子皆端人也皆有益於國家也惜也調亭之説悮之不審稂莠一生嘉禾傷焉子厚一登相位今日之紹興前日之熈寧矣建中改元以公道先天下曾布巧偽韓忠彥不能堪卒引蔡京而勝之京也進用天下之士去矣

忠獻為相至公無我

忠獻韓公身都將相得政十年勳蓋一時權震天下亦有異同之議排擊之章矣然上則見信於人主而不疑中則見信於士大夫論而不忌下則見信於四方百姓與外國夷狄而推其行已臨事以至公無我為先以體國濟時為急以振復恩義為戒故不待家至戶曉而義自信之雖有異同之論排擊之章卒不能勝耳論西師而詆之甚力則公孫沔是也為其父詆反而訟之于朝則李公師中是也奉使淮甸而沮其用事則李公參是也刺陜西義勇而以為不可則司馬公是也議大典禮

及同列選官而皆以為不常則呂公誨是也其甚者至比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晋王氏移漢而欲變名吳氏追從梅福則王公陶也衆人常情睚眦必報當忠獻用事之時殺生號令在其掌握而此六人者或登樞府或翔禁途或鎮巨藩或司大計各盡所長表見於時畧不以宿昔排議為怨嫌少發愆之謗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其見信於華夏四夷而以功名終始豈偶然哉彼其雖誠信有以取之耳

參樞

參知政事

論者皆曰宋初外懲藩鎮内懲權臣故以通判分守臣之任以參政分宰相之權然秦漢之郡承魏隋唐之治中別駕司馬長史皆守臣之貳也周之小宰秦漢之尚書丞唐之左右丞皆宰相之貳也宋初雖有所懲創而亦非創為之制也論者又謂參知政事乃隋唐宰相之職而陶谷以為下丞相二等其言非是周南豐曰此非百王不易之制殆稱謂適同耳官制輕重因時蓋可見矣僕射侍中皆秦官僕後於射謂之僕

射緣所領之事而立名耳侍中則丞相之史也抗之則為宰相名同而實大異矣斯至論也夫宰相既兼三省則從令皆出其手參知政事則審覆奉行者也宋朝令與宰相分日知印押班〔王令趙普與呂餘慶分日云云〕通知三省政事是為得之其後王安石參知政事而倡為新法亦不為無失矣或得或失有逸出於法制分界之外者非法之所能禁第顧所任之人如何耳○漢御史大夫如今參知政事

樞密院

密院之置於唐末五代楊復恭以宦者而侵宰相〔唐僖宗時〕郭崇韜以武臣而抗宰相〔後唐〕宋初因仍不改中書密院遂稱二府兵民之任判為兩途人皆謂是所以分宰相之權也曾不知五季易置皆以兵也宰相不握兵何以懲創為其所懲創者外則藩鎮內則三衙也自置密院天下之兵權悉歸之而三衙是宰執必橫杖肅揖則內無專兵之患矣沿邊統制諸路兵官皆隸密院則外無握兵之變矣此密院所以司兵而不及民也雖然宰臣自足以辨此何必他置一司哉仁宗朝欲同乞之降二

府初不相知熙寧初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夫中書欲戰而密院欲守由二府角立之故也神宗雖命密院事之大者與中書同奏而謂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要之體統不一事多牽制終不如兵民一致之為愈也元豐改制議者欲發密院歸兵部而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從蓋有見於懲藩鎮三衙之弊也

密院虛設

程正叔言藝祖以樞密分宰相之權神宗亦循此意論則未然至謂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其言有可採者夫密院與中書對立止如參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未害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簽書又有所謂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其屬皆與宰屬等兵民本一而強分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夫設是虛名無以為職則強立一事以為職於是承旨參謀議檢詳同文籍編修撰武畧無事之時清談有餘紛擾之際一無所用矣何以知其然耶蓋承旨初用宦者固不足以參謀矣其後

用士人亦豈知兵者耶王存編修經武要畧始於熙寧三年而終於九年乙歲而西北用兵馴致靖康之變是豈要畧之所能弭耶亦何異蔡京陝制武官而不知夷狄之至耶武學置於慶曆三年阮逸為武學諭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知國子監靖康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

書考索卷三十二

續集